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鼐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晋

提要

定齋集二十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定齋集二十卷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興化軍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四世孫也祖紳紹興中官左中大夫始寓常州武進縣戡幼承門䕃補溧陽尉後中乾道丙戌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直學士宋史不為

立傳故其行事不槩見淩廸知萬姓統譜載戡持節五羊代輸賦銀民甚便之為湖南憲有定亂功為京兆尹歲澇糴艱亟請發廩民賴以濟其叙述頗詳然槧集中諸表啟則又嘗任京西運判廣東運判湖北總領廣西經略淮西總領等官其乞致仕劄子及效白樂天自詠詩中亦頗見其槩而廸知均未之及蓋其集久佚不傳故廸知莫能詳也集本四十

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户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廣所刋眉山㙜為序見於陳振孫書録解題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者蒐採彚集並從歷代名臣奏議得所未載者二十篇互相訂正釐為二十卷較諸原目十殆得其五矣㙜序稱㦯鯁挺不阿屢更繁劇宣力四方無不殫盡汔以全節始終今觀集中所上奏劄條列明確類皆侃直忠亮為經世有用之言其

論邊事專以嚴備自守為主而不汲汲於和戰紛爭遠慮深謀亦非好事偷安者所可幾及方之同時名臣實龔茂良之流亟惜史家不備具生平幾至湮没今幸遺集復彰尚得以考見大畧謹旁採紀傳於人名事實有可稽核者悉為參互證明庶以補宋史之闕漏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自建炎渡江中興立國百度草創然厥初收合一時之才亦自足供一時之用撥亂反正運奇敵愾固歸於將相大臣若其他列職士大夫主謨議諫諍者有人司典章討論者有人掌書命制詔者有人理財賦出入者有人皆克稱其職有益於國有聞於後是皆高宗神術興起作成有以致然詩云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斯之謂矣高宗能運作人之妙享得士之寧人才衆多公是別

白雖中厄於秦氏之斲喪然脉理之流傳聲氣之陸續終不可没及孝宗嗣德龍飛而羣才奮揚發於久抑之餘詵然角立傑出孝宗培壅護持日加月益至於乾道淳熈之際則其成效大驗著於天下光明碩大有不可揜當此之時孝宗以神智英睿聽覽於上羣臣亦精白罄竭奉承於下兵革不用海内乂安風俗純茂民物殷富蓋自渡江幾六十年至是為盛可不謂懿哉惟寶謨閣直學士定齋蔡公是乃特出於乾道淳熈之際者也

尚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究其立言固知其為卓然一時之傑矣公端明殿學士忠惠公四世孫早擢上第踐冊府方北門條對便殿造辟皆有鯁挺不阿之言雖上拂下摩身幾殆危無所回忌自是益為士論推服繼膺天子之眷屢更內外繁劇凡四十年其間當事任扞方面將使指總賦輿宣力四方無不殫盡然亦以方正不撓違世戾俗因至落拓不偶久勞於外晚節獨荷天子恩顧益寵進躋法從則公亦既老矣雖以權門勢燄烜赫

欲以熱官怵公者甚至而公乃晦匿避遠不少污其臟汔以全節始終又豈非人之所難能哉𡻕嘗獲從廬陵劉公清之游雖不獲一親君子光儀第因劉公稔聞公建明植立之懿竊所佩服甚久今又伏觀公之文集繩墨謹嚴制作森具巨細得體豐約中度詩圓美清適渾然不見刻雕之迹賦則規古體物宏肆羅絡闖於衡思之閫論奏確訒懇惻實而不浮務求為可行而不近名竊嘗謂自昔有問學志節之士不屑以文名者則其文

必純質渾大而趣味有餘有專期以文名者其文甞艱深迫急而氣質淺薄何則士不屑以文名豈非其道德之緼義理之積溢而見諸立言遣辭之間如風行水上有自然之文詞達而理舉其專期以文名者其語非不工且善顧每傷於雕刻擿裂摸擬綴緝不近古人夷曠渾灝之體如絺繪組繡非無可觀然其美亦盡於一觀而已惟公平生砥礪操持盖欲以節業自見於世豈屑以文名者而見於論著固視前修無愧然則公信可謂

卓然一時之傑足以追繼忠惠之盛烈也哉公之季子戸部郎官總領四州財賦廙素厚善臯頃嘗相遇於沙羡今又相遇於蜀臯亦久知戸部為人英毅敏達親仁從善體國愛人雖出其天性然亦家法之素所習聞也既以公集四十卷鋟木將廣其傳以幸惠後學且不鄙衰陋俾為之序臯不敢辭紹定庚寅人日眉山李臯序

定齋集卷一

宋 蔡戡 撰

奏議

進貞觀諫錄劄子

臣聞人君以納諫為聖人臣以進諫為忠三代以還善納諫之君無若唐太宗善諫之臣無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不世出之資取孤隋攘羣盜平定天下皆其餘事然而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似非太宗所能自致所以致此

者徵進諫之力也徵所以敢諫者太宗導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蓋君能納諫故臣能進諫君臣相須從古已然恭惟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稽古下慕太宗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以成貞觀之治者一本於納諫而已陛下欲還太宗致治之隆必求當時政

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
夷考其人魏徵固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
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一二計
內則閨門至親乘間進說外則舊將武將因事納忠想
其當時瞽爲詩工誦箴諫士傳言大夫規誨駸駸乎有
治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念羣臣諫語散
在史冊不可類舉謹用裒集切於治道者凡百事聚成
一書釐爲二卷名曰貞觀諫錄繕寫進呈如蒙陛下萬

幾之餘特賜一覽不惟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貞觀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取進止

乞備邊劄子

臣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思中興之治於茲一紀建議之臣莫不以恢復為己任玩歲愒日未聞成功陛下固已厭之故外堅和好以休士卒内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臣聞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故於無事之時必

先為有事之備事至而備正猶已雨而徹桑土大寒而索衣裳不亦晩乎向者秦檜當國十餘年間幣聘交馳邊烽不警南北之民得以休息乃制禮作樂粉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及其金亮敗盟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蹂淮甸睥睨長江人心驚惶國勢迫蹙幸而上天垂佑金亮中殞師徒亦潰棄甲而歸自非九廟威靈兩宮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而天幸不可以為常和好不可以為安貪婪變詐之

敵不可以為誠不思所以先備而預防之萬一壯人出吾不意掩吾不備然後徐為之圖將有後時之悔臣所領州縣密邇敵境憂邊思職是亦臣所當言也臣愚以為防秋在即欲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邊郡凡常歲所以為備者悉舉而行又當講求其所以未至者陰為之防或有緩急則吾有所恃而不恐矣如是則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惟陛下留神幸甚

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

照對臣等待罪本路職任雖不同其於薦賢報國臣子之心則一部內有賢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臣等不敢隱嘿竊見承議郎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篤議論平正不為矯激以盜虛名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愛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於懇惻居官首以風化為務留意學校廣延生徒又率介冑子弟欲習兵書者肄業其中荆楚之俗尚鬼病者不藥而巫死者不葬而火清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

抑告訐之風使民知嚮屢攝郡事邦人宜之頃任太常寺主簿以憂去官今任垂滿其人静重恥於自媒臣等不言終恐湮没欲望睿慈特賜旌擢或且試以一郡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節必能澄清屬部儻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議治贓吏法狀

臣聞法貴於行不貴於重太重則不可常行法重而必行非先王之法也王者之政葢有不忍之心存焉一有

不忍之心則法雖重而未必常行不過救一時之弊而已今夫蠹國害民莫甚贓吏雖肆諸市朝有不足恤伏見陛下初政以來舉行決配之法所以嚴戢此徒而惠愛斯民者可謂至矣然十五六年之間抵觸重憲者數人耳豈州縣之吏人人精白謹廉或畏法遠罪而不犯有司乎然贓吏固自若也國家忠厚與周匹休風俗習為醇美監司守臣務行寬大坐視笞辱黥涅與徒隸等惡傷士類故不忍為甚則持釋氏因果之說寧鐫秩罷

官不肯劾吏必不得已使之尋醫而去贓汙狼籍所不可掩姑求一二微罪應課塞責或經年參選或遇赦叙用復使臨民其害滋甚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凡贓吏罪至決配者姑免其罪編置海外州軍雖遇大赦永不量移或情理巨蠧非常法所可治者取自聖裁時一用之仍乞睿旨嚴飭監司守臣悉以刺舉部内有犯失于覺察或他司按劾或朝廷訪聞考驗得實者併坐之庶得贓吏必逹不至漏網重為民害

乞代納上供銀奏狀

臣一介么麽誤蒙陛下使令猥當一路之寄臣于去年八月十四日陛辭面奉玉音令臣到官興利除害不得循常守故臣佩服聖訓夙夜以之臣自去年十二月入境初見寮吏與夫士庶首詢民間疾苦異口一詞莫不以科買上供銀一事為擾臣深求其故葢緣本路諸州每年所發上供銀除減放外總計錢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九貫文省自來均下一十四州府於歲入係省

等錢内置場買銀起發後緣諸州累經盜賊人户逃移賦入無幾諸州遂將所買上供銀科敷人户買納每年轉運司雖蒙朝廷于廣州賣鈔錢内支撥五萬貫文省貼助充本往往實惠初不及民並依舊例盡行科買甚者藉此為名過數抑斂以供州縣他用官吏並緣為姦催科輸納之際其擾有不可勝言坐是富者日貧貧者日困或轉徙他州或相聚為盜所在户口稀少盜賊公行職由此也前後監司守臣陳請不一朝廷雖送户部

勘當户部往往難于施行近因知英州葛霖奏請見蒙
行下本路諸司措定逐司遂陳請乞除廣州每發上供
金銀等及十三州府進奏天申節并大禮銀並依數起
發外又不願支請廣州賣鈔庫逐年撥降錢數欲將十
三州府上供銀三萬四千三百餘兩盡數放免已具狀
供申朝省未奉回降指揮臣深慮户部必以蠲除上件
銀兩有虧經費未肯施行臣向嘗面奏昨來本司前提
舉官葛世顯曾于存留鹽本錢外獻錢二十九萬文省

陛下却而不受此錢見令樁管在都鹽倉臣欲到官契勘常平米數或有移用欠折即將上件錢收糴補足或與本路貧民下户代納積欠苗税伏蒙陛下宣諭卿如此用心甚好臣自交割已後一面委官盤量常平米斛已有近地數州申到往往逐年兑換必無陳腐欠折借使移用到收成日自可補足兼本路州縣追催税賦急于星火不容更有積欠所以前項都鹽倉錢二十九萬貫未有支遣積而不散亦恐啓小人覬覦之心臣愚欲

望聖慈斷自宸衷將此錢數并廣州賣鈔庫每年應副轉運司作買銀本錢五萬貫截自今年更不支撥付轉運司並從本司措置自淳熙六年爲始均作三年買銀起發所有諸州逐年買撥上供銀欲乞權罷三年雖未能便行放免亦足以少寬民力又于戶部經費初不相妨如蒙聖慈特從所請即乞行下庶幾十三州數十萬戶室家相保安于田里而無科敷抑勒之擾流離凍餓之苦咸知聖澤所及不間遠邇甚大惠也臣不勝萬幸

割屬宜章臨武兩縣奏狀

臣所據廣州通判陸俱狀申備錄在前外逐司詢訪審究郴州宜章縣太平宜章二鄉有莽山諸峒隣接連英韶州之境桂陽軍臨武縣有烏峒等處又接于莽山之傍其間山嶺峻險民多凫悍素為盜賊淵藪歲有小歉則百十為羣出没劫掠大則千數金鼓旗幟衝突廣東連州首被其害自建炎以來有李冬至李壽有鄧莊有李鬼七有唐黄六有駱科曹雄有歐念五李十五近年

則有李金黄谷去歳又有李念九陳峒鄺深皆是猖獗之甚者必合廣東湖南兩路兵力然後可以勦戮如去春陳峒竊發連州接界去處朝聞結集暮已衝突肆為剽掠居民雖有山寨逃避不及多被擄刼其陳峒則取桂陽縣境經往道州江華縣鄺深則取連州陽山縣以趨廣州懷集縣經畧安撫司撥摧鋒軍將官劉安丞遣等領兵掩擊敗之於懷集縣界郭溢村又敗之於連州界大鑊村捕逐至地名盧田摧鋒軍統制官張喜又復

掩殺遂竄歸宜章本峒兼陳峒自江華縣復回太平鄉意欲衝突連州而經畧司調發本路鈐轄黄進統制官張喜并統領劉安等軍并節次調發諸州屯駐摧鋒軍廣州將兵共二千餘人分布於連州夾界逼近賊巢把截後來湖南節制進討而廣東摧鋒軍與湖南諸軍相望賊勢窮迫無所逃死遂入地名十二渡繼即就擒若廣東把截不嚴致陳峒竄逸入廣東界四散奔衝湖南雖有重兵亦不能追捕擒獲故湖南節制辭免恩命奏

狀內云得廣東把截之助以此可見湖南非賴廣東摧
鋒軍把截則不能成功廣東非得湖南諸軍深入亦未
必能滅賊故合兩路兵力乃可擒制此近事之明效也
向來李金竊發乃盡結太平長樂二鄉之人以出近日
陳峒之發止是太平一鄉之人耳曾未及李金三分之
一而湖南調發潭鄂衡全之兵為未足又招敢死一軍
及郴桂等州弓兵土豪諸溪峒猺人總計幾二萬人方
能討捕今若割宜章臨武屬連州或有盜賊竊發廣東

雖盡起一路推鋒軍將兵廵尉弓兵土豪尚不及萬人設有多於陳峒之衆則又無以爲策兼廣東郡邑平時自有汀贑等盜賊往來出沒常須留兵彈壓非若湖南可盡起一路兵甲專事宜章也故自來宜章臨武盜發湖南任討捕之責廣東任把截之責今若割屬連州則廣州兼任討捕之責而湖南但截本路而已在湖南兵力把截本路則有餘在廣東兵力兼任討捕則不足葢連英韶與賊巢連接去處路徑通徹非一既悉力以入

賊巢無兵把截則必衝突而來不惟廣東被其蹂踐必
又衝突廣西二路皆被其害矣兼湖南近日調發所費
錢糧以十餘萬計其運糧之夫亦起於諸郡僅可支吾
廣東州縣財賦人民不敵衡潭之一邑若割賊巢以屬
連州倘有復如陳峒者則廣東事力人夫必不能供億
餽餉假有朝命令湖南助給則官吏必分彼此不肯協
力辦集如湖南討捕之時况今來廣州通判陸俁體訪
得宜章臨武之人往來連州比之郴州桂陽軍其路程

既已遥遠兼宜章在連州之東北有斛嶺限之臨武在連之正北有小桂嶺限之皆崎嶇荒迥不毛之地三十餘里亡命之徒藏伏其間商旅被害無時無之行者必結徒侶挾兵刃而後敢行今二縣若屬連州則文移往來民輸納緩急般運錢糧皆為不便兼連州桂陽縣奉化鄉與宜章臨武鄉接壤漸染日久亦間有不從州縣追呼者奉化鄉又有瀉水等峒猺人數百家亦皆兇悍每遇宜章臨武人竊發或相連結去歲陳峒之擾其瀉水

等處人亦聲言為盜偶得鈐轄黄進領重兵在界首把截得以彈壓又且勸諭使之趁時耕種方知畏憚不敢妄動今若與宜章臨武併為一郡鄰里相接婚姻相通萬一相嘯聚其徒益衆其勢益張竊恐猖獗湖南亦難制矣是將為廣東湖南無窮之苦兼桂陽舊為監近陞而為軍其民方竊欣幸今乃一旦而為縣宜章臨武久隸湖南素輕廣東屢來蹂踐連州被害尤甚今乃一旦改而屬連則人情必不安帖今者所准省劄備坐湖南

奏請內稱廢併州縣割隸地界人情安於故常多所不樂況宜章弓手諸鄉彈壓與夫山谷强梁之徒常時意輕廣東郡縣出没剽奪略無忌憚今乃一旦割隸心所包藏或未可測若官府先事張皇遣官行視旱荒之際脫有意外為害不細是湖南已自深見利害之大割屬之難誠為至當之論兼又稱廣東摧鋒軍屯駐黄沙然後可以相視措置寨栅鄂州屯駐軍暫留桂陽然後可以廢併桂陽軍庶幾備預不虞有利無害又以見湖南

重於割併不敢輕易至於如此兼又奏乞先次劄下廣東帥漕憲司相度葢欲本路諸司盡究利害令逐司詢訪審究得宜章臨武二縣利害逐一開具在前委是不可割屬連州況宜章臨武兩縣管下有黄沙龍回等寨屯鄂州大軍幾及千人若抽回鄂州大軍易以廣東摧鋒軍其摧鋒軍近雖準指揮以三千為額緣廣東郡邑地廣人稀隣接江西福建湖南其汀贛之人每歲春時動是三二百人為羣以商販為名縱横於廣東循梅惠

新南恩州及廣州外邑之境以往廣西雷化等州掠取牛畜而歸稍失備禦即縱剽奪兼宜章臨武之人平時結集其徒三二十輩直入連州界甚則取道廣州懐集以往廣西封賀等州所過刼畧婦女牛馬率以為常稍有荒歉則千百為羣因致猖獗故連英韶廣潮恵循梅肇南雄共二十一處皆屯摧鋒軍以備之兼前者撥二百人往靜江府屯駐其廣東屯駐諸處除廣韶州外其餘人數不多若更撥千人以往宜章臨武屯駐則諸處

兵勢單弱緩急不能禦盜却恐誤事又如去年陳峒之
擾摧鋒諸軍大半集於連州把截五月方得平定諸軍
次第回歸未得休息又有李接之報六月復調發往南
恩德慶新封州把截又差往容化等州會合討捕向使
陳峒未平而李接竊發則廣東兵力不能支吾若更添
招摧鋒軍緣新刺到人未可倚仗近帥司新招四百人
他日調發必以十人為率新舊雜用若多用新人不習
行陣或有竄逸之患兼帥司招刺已多若更添招則舊

人分布不足無以相制委是難以那撥軍兵往宜章臨武屯駐事屬利害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湖南帥漕憲司照應免撥宜章臨武二縣屬連州只令仍舊實為長久之便

禦盜十事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坐湖南轉運副使辛棄疾劄子奏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事恭奉聖旨指揮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臣猥以非才亦預陛下臨遣一人之

數臣祗役三時尸素無補不能布宣德意勤求民瘼屏斥貪吏撫循遠人少寛陛下南顧之憂至勤戒勅如此臣聞命震恐無所逃死臣敢不精白一心上體聖意遵守施行外臣有禦賊事宜冒昧聞奏臣所部封恩州德慶肇慶府與廣西髙容藤梧接境諸州探報日至大抵妖賊孛接深入山林擁衆自衛驅廹平民以抗官軍凡所殺獲無非脅從之人終未得其首領容化鬱林等州大半為盜其餘或禦冦或運糧戰亦死遁亦死數州之

民墜於塗炭深可痛傷臣聞李接本一弓手奮臂而起嘯聚數千人刼掠州縣迫殺官吏勢便猖獗又陳子明陳南容徐鐵條楊壽彭四十蘇生陳方寄謝寧周國生等各以衆應之自五月至今首尾半年未就翦撲臣竊謂向來陳峒憑據險阻結集姻黨急之則入巢穴緩之則出抄掠似未易圖一旦朝廷專委帥臣分撥大軍出其不意直擣巢穴曹未旬月賊徒授首今李接乃偶起之賊其徒亦烏合之衆非陳峒比勢亦易於平殄積日

累月未聞成功蓋陳峒志在抄掠不敢徑犯城邑力抗官軍尚有招降之望李接狂僭萬死有餘自知不復生全在朝廷亦無招降之理所以誑誘其徒致死拒捕僥倖一勝計窮勢蹙必須奔竄入海倘使李接就戮其餘首領尚多陳南容有衆數千亦非小盜若不速為之所不惟此賊得以假息深慮生靈苦於荼毒軍士疲於征戍州縣困於供億緣邊溪洞瀕海蠻蜑萬一扇動豈不可憂臣身在遠外不當言事念盜發鄰境寇逼封部先

事而言亦臣之職竊惟廟謨自有長筭廷臣豈無忠言何取疎逖小臣千慮之微然廣西去朝廷五千里臣置司處去廣西不過數百里所得探報為甚詳傳聞為甚審臣久辱陛下教養又膺陛下委寄憂國之心不能自已臣有管見十事備列如後

一李接竊發以來所至州縣不專殺戮往往開發倉廩賑施貧乏招納亡命僞補官資愚民翕然從之臣恐有無賴士人為之謀主葢賊衆雖多亦不足慮使一稍有

智慮者教以計策卒未可圖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給榜招募本處下第舉人負罪官吏及流落無聊之人有能身入賊營誘殺首領或設計誤賊陷於敗亡者優加旌賞或但獻策可采者亦量給錢米以羈縻之庶幾賊黨疑貳不肯招納無賴之人人亦不為賊用

一臣近據探報廣西招到脅從之人例皆文手遣之此曹室廬焚蕩田業荒蕪妻子離散已無所歸勢必再入賊黨後所禽獲即係前日文手之人不得不誅臣恐自

此難以招降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凡招到人擇其強壯者刺充將兵月給糧食弱者支常平錢米權贍養之候事平日或分隸諸軍或放歸田里庶幾招降之人不至再入賊黨

一臣竊見宜邕等處連接諸蠻高化等州瀕近海道深恐賊勢窮蹙必為遁計若竄諸蠻則誘引為寇若入海道則無所不通卒難收捕害未有涯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廣西把截要路及謹備海道不得艤泊舟船無使走

透賊徒致貽後患

一臣竊謂自古盜賊之起皆緣守令貪殘廵尉怯懦民已困而不加恤盜將作而不知禁馴致猖獗若守令得人廵尉盡職則民自樂生盜亦知畏然則澄汰守令與廵尉者監司帥臣之責也比年士風習爲寛大不肯按吏間有劾奏聞見必駭怨謗並興甚則以爲生事邀功人情避怨遠嫌遂至失職雖陛下督責切至終恐不能仰體聖懷不過指摘一二小吏塞責而已臣愚欲望朝廷遴

選朝臣或只於各路監司中差强幹廉明者廵行州縣徧察守令廵尉貪殘者奏劾之庸謬者斥逐之老病者與之嶽祠怯懦者易以他任使州縣之間近民之官稍稍澄肅則朞月之間民悉受賜臣伏見慶歴中從歐陽修之請分遣朝臣按察使官吏本朝自有故事可舉而行

一臣聞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古先哲王無不好生而惡殺乃不可不殺者聖人亦豈為是姑息也況盜以害人為

事不殺之則人被其害矣祖宗舊法強盜持仗五貫者死今州縣勘鞫務為姑息多出其罪以圖陰報或有為之槖橐容行賄賂以求末減凡所供欵先申不曾殺人放火姦汙等事獄成又以情輕或刑名疑慮奏裁遂得免死不過流配行不數驛破枷去械奔竄他所又復為盜數十為羣所在剽畧若有大盜則相率從之此皆累犯劇賊非若愚戇村民百人之中有此數人則難禽制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諸州應犯強盜罪至死者並

依見行條法處斷不得以情輕或疑慮奏裁庶幾盜賊即漸衰息

一為首作過惟李接一人陳子明等皆是後來相應李接之罪滔天萬無招降之理其他首領尚在可赦之列臣愚欲乞朝廷行下重立賞格應次首領能殺李接以衆降者赦其罪犯補以官資賜以賞給應係賊黨能殺次首領者亦如之離間其徒使之互相殺害庶幾不勞甲兵此賊自潰

一臣聞廣西賊黨雖多然首惡與同起之人有數其餘無非脅從又況皆是陛下赤子愚戇無知迫於飢寒信其誑誘遂陷賊黨竊慮枉遭殺害有傷和氣臣愚欲望
朝廷申諭督捕官司若能全活人命其功尤多不必專事屠戮招降之人全在處之得宜不可已降而殺其出戰軍士運糧人夫或有避事愆期亦宜分首從量輕重處分庶幾仰稱陛下好生之意

一臣竊見祖宗舊法諸賞應減磨勘三年者承直郎以

下循一資因軍功捕盜者改次等合入官近歲臣寮奏請若非親獲止許循資夫縣尉捕盜多是遣人親身擒獲者未必有之故僥倖者十八九大抵如臣寮所陳然祖宗之時亦非不知酬賞太厚僥倖必多所以不吝此賞者蓋欲止盜也凡選人改官必待七考五章又無過犯方能合格若一日間獲盜七人便得改秩人情慕賞莫不盡力求盜以覬恩典況兇惡强盜多處極刑亦人情之所甚惡以所惡易所慕誰不樂為今薄其賞人心

自怠何肯殺人以就循資儻監司州郡督責不嚴不過坐視而已甚者盜發所臨蔽不以聞小盜既多浸成大盜理之必然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應選人捕盜賞格並依祖宗舊法仍令吏部不得故作阻難庶幾激勸使之盡力

一臣竊見二廣縣尉多是恩科出身巡檢亦有揀汰離軍使臣或老或病或頑鈍無恥或貪黷無厭初為此類志在苟得但知減尅弓兵錢糧誅求保正常例或收接

詞狀公受賄賂或判申文引縱容乞覓所謂本職漫不加省遇有盜發怯懦畏避不即追捕先往定驗追呼鄰保需索百端責立賞錢使大小保甲與被盜之家均備椿管盜不可得錢已乾没往往鄉村有盜鄰保共倍所失償之不敢聞官正恐徒擾而無益如此盜安得而不熾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吏部及二廣轉司注擬捕盜官並先銓量年五十以上或老病者或恩科出身或揀汰離軍使臣不得差注庶幾無事之時不甚擾民緩急之

際可以倚仗

一恭惟祖宗創立兵制最為詳密州郡之兵悉名禁軍守土曰知州軍通判州軍幕職官以諸使為號曹掾官以參軍為名凡所以設官置吏為軍民而已豈為是虛名哉名立而實存故階級甚嚴紀律甚明教閱有法犒賞有格逃亡者有律私役者有刑莫不纖悉備具閱歲滋久名存實亡州郡之兵有如兒戲祖宗之制徒為虛文階級紊亂紀律縱弛教閱廢而不舉犒賞闕而不支

逃亡者自若私役者皆是狃於聞見以為當然一旦緩急驅使之戰何異市人故盜賊侵犯州郡無以禦之為守臣者或棄城以逃或納賂而免養兵如此國家何賴焉臣愚欲望朝廷戒勅守臣申嚴法令於諸州廂禁軍內遴選强壯勇力之人以充禁軍帥府千人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及額者增募置營壘以別處之益廪給以優異之而又嚴階級明紀律逃亡者必誅私役者必刑一日二教每旬守臣親閱角其優劣

而第其賞罰每歲集于帥府較其臧否而爲守臣兵官之黜陟月具教閱日辰人數申安撫司歲具姓名年甲藝能申樞密院奉行不虔者以違制論庶幾州郡兵備不至單弱禦賊之要莫急於此

定齋集卷二

宋 蔡戡 撰

奏議

臧否守臣奏狀

臣前任本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自淳熙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南雄州界首交割職事入境以來詢究民間利害與夫守令臧否迄今二年粗知一二伏準令降指揮臣猶恐其間所聞未實不敢輕信臣于九月内躬

親巡歷至肇慶德慶府封州等處訪問民士參酌向來所聞具列如後所有諸州府見任官請給臣即行下從實開具已未支數目除廣惠潮梅循韶南雄等州肇慶府從來按月支給外德慶府封新英州已據報到積下錢數不等臣亦已將合解本司錢那撥湊數並已支至六月自後措置逐月帶支其餘諸州續據報到依此施行謹具本路臧否守臣下項須至奏聞者本路一十四州除廣州係帥臣英連新封見闕守臣外見任知州府

九人

知潮州奉議郎黄定所學不為空言諳練民情通達世務施之政事皆有可觀而又勞心撫字務欲實惠其民如減丁産錢罷竹木税禁止公人下鄉放免元夕斂錢歳捐公帑二千緡支揭陽弓兵請給撥官田五百斛充郡庠養士學糧獄無停囚庭無留訟潮陽瀕海盜賊出没不常民旅被害今春水軍赴教明示賞格訓諭激厲遣統轄黄徳淮備將林神烈深入海洋擒獲賊首陳聰

林益等五十八名斬首四級自是盜賊遠遁海道肅清其人早中高科留任館職已經朝廷擢用不待監司薦論然循良之政為一路最臣不敢避嫌隱善不以實聞知惠州承議郎吳褎性識疎通吏能詳敏亦有愛民之心前任寧國府宣城知縣魏玉保奏治狀遂蒙朝廷擢知惠州到官以來究心職事百廢具舉近者撙節公使等錢一萬七千餘貫為百姓代納上供銀為永遠之利臣自入境詢究本路利害莫不以上供銀為擾而惠英

韶連南雄五州偏重尤爲民害褒乃能節用度捐公帑以代其輸只此一事已居贓最其他治迹不敢縷陳

右二人贓之最

知肇慶府朝散郎朱自求稟資疎豁用心慈祥接物以誠傾倒無隱臣近廵歴至本府據士民鄺沛然等列狀稱本府髙要縣舊造甲簿分差戶長催科鄉民被擾自求即行罷去出榜立限勸誘輸納又撥備宅物充貢院使用輟公庫錢支外縣供給唯恐科擾于民蕙黙檢本

府倉庫簿歷收支分明財賦僅足不求羸餘官兵俸料
按月支給但其人舉措稍輕然亦無過
右一人贓之次
知韶州朝散大夫吳彥夔到官年餘郡無廢事財賦不
闕去年郴寇侵擾彥夔保護一方安静無虞但決事多
出胷臆不甚詳審
知南恩州奉議郎趙伯遏居官頗謹為政不苛稍罷無
名之斂邦人稱之秋試士子喧閧伯遏捕治一二終場

帖然但到官未久治效未著

知南雄州朝散大夫韋能千所至有廉稱郡事亦理但賦性狷急不能容物以故毀譽不齊

知梅州朝請郎孟鏄素號能吏所至輒辦梅本潮之一邑戶口稀少民訟簡省財賦自足鏄無施設以見其才

知循州朝請郎廖過粗有吏能但用刑太深理財稍急才雖足以集事恐無愷悌愛民之心

右五人趙伯逷孟鏄廖過到官未及書考吳彥

蘷韋能干為政平平無卓然治行可書亦無顯然過惡可録未敢輕加臧否謹摭其實一二奏

聞

知德慶府承議郎陳壽所為疎謬郡事不理内不能教子外不能戢吏縱令子弟通衢躍馬出入無度人吏譚頼盜用官錢三千餘貫財賦虧陥用度窘急官兵俸給累月不支傳聞籍籍臣不敢盡信兼無百姓詞訴未敢輕發臣逐親往廵歴採之寮屬與夫士民委有上項疎

謬不職事件難以存留在任欲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右一人否之最

論臧否守令劄子

臣嘗讀西漢循吏傳竊怪漢二百年間班固所載循吏六人而止耳孝宣之吏居其五焉何天之降才獨盛於此時也及觀班固賛孝宣曰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後知孝宣馭得其道宜其循吏之多也葢賞罰者治天下之具名實者行賞罰之要人有為善之名必迹其為善

之實從而賞之人有為惡之名必窮其為惡之實從而罰之人知為善而賞不踰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人知為惡而罰不旋踵罰一人而千萬人沮所以勵世磨鈍作其好善之心絶其稔惡之路率天下為君子之歸自古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孝宣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葢其由也恭惟陛下勵精為治遠邁漢宣於賞罰名實之際尤所加意天下之吏固當澡心滌慮殫智竭力以承休德然未聞一人治行卓然可書如龔黄者以

臣觀之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必故百吏未盡稱職也令朝廷欲知守令優劣俾監司第其臧否以聞於朝甚盛典也夫臧者天下之善名也律身以廉莅事以公與夫勤謹無過者皆謂之善也否者天下之不善名也貪而徇利暴而虐民與夫弛慢不職者皆謂之不善也彼善與不善在天下不啻如氷炭黑白之殊朝廷惟不知其實故賞罰無自而加焉監司既已第其優劣而為臧否朝廷是宜核其名實而為賞罰臧否之令行之

十六年矣以臧之最而超擢者誰歟以否之最而黜責者誰歟二者皆臣所未聞也朝廷不過為虛文監司不過應故事而已謂之臧者無所勸謂之否者無所沮臣所謂名實未盡綜核賞罰未盡信必者此也何以起勸慕之心振媮惰之氣乎臣愚欲望陛下每歲申勑監司按所部守令第其臧否以聞臧之最者命大臣審察核其臧之實誠如所舉隨其才而用之否之最者委他路監司體究核其否之實誠如所言則因其罪而罰之如

是則君子有所激而勇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為惡昔之貪殘者變而為廉平昔之弛慢者變而為勤謹人人奮勵以趨事功孝宣之治將復見於今日取進止

臧否守臣奏狀

近準行在尚書吏部符淳熙八年閏三月五日三省同奉聖㫖令後諸路帥臣監司每嵗各以所部郡守分為三等治效顯著者為臧貪刻庸繆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詳加考察具名來上（内臧否仍各著事實）如考察不公令御

史臺彈劾付本司施行今來已係淳熙八年歲終臣照得本路管九州軍內潭州係帥臣外知衡州趙彥恂知道州趙善言已蒙朝廷罷黜新任守臣未到其餘六州軍守臣謹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全州朝請大夫管鑑淳熙八年十二月到任前官朝奉大夫趙公晰平易近民無毀無譽已遂善罷鑑綿歷州縣頗以才稱全亦小郡易于治辦遲以歲月必有可觀

桂陽軍奉議郎趙俣夫天資粹明飾以儒雅曾知潭州

衡山縣邑人至今稱之淳熙八年六月到任財賦粗足民獠俱安事無過舉人無異論

武岡軍朝奉郎盧遂淳熙八年八月到任本軍介于溪峒之間難以調御前守承議郎鄭汝諧畏愛兼著頗得民猺之心遂循其政跡加之以寛令境内安靜亦遂撫綏之力

右四人近方到官未有治績可紀亦無顯過可錄不敢輕議臧否

知興國軍曾暎存心忠厚臨事精詳明而不苛寛而有制愛民惻怛出于至誠到官之初適值歲歉穀價騰踴田里艱食暎晨夕疚心勸分廣糴以濟乏絶經畫有方纖悉備具家至户到人受實惠去夏霖潦居民被浸暎日給錢米擇高燥之地以安集之繼而亢旱人情嗷嗷暎不避隆暑徧走羣望精意祈禱遂獲感通本軍財計素匱暎撙節浮費疏别弊源上供綱運以時起發官兵請給按月支散不致闕之本軍簡中團結三百人暎留

意教閲部伍整肅軍器齊備郡政皆有條理其人乃名臣肇之曽孫文學政事皆有家法永興小壘不足以展盡其才

知撫州陳研禀姿愷悌莅事詳明到官年餘人無異論臨川為劇郡研儒者之政平易近民不事表暴凡有民訟躬自剖决皆得其平不聞横歛而財計自足不事嚴刑而郡事具舉雖無赫赫之名而民皆安之

右二人皆起書生以儒雅飾吏事頗有循良之

譽兼其人修謹可保無過

知贛州趙彥繩受材膚敏為政精明所至皆有能聲前知撫州治績頗佳以此擢知贛州贛為江西大都戶口繁夥獄訟浩穰彥繩應時剖決庭無留滯本州連接閩廣盜賊出没之地彥繩静以鎮之境内安帖

知筠州湯濤其政尚嚴每事整肅郡政修舉境内晏然但臨民乏愷悌之稱接物無和易之象

右二人皆有能稱必無不及之患若求全責備

未免疵纇

知吉州楊芳律已以廉莅事以公用心雖善或失之偏凡所設施不無少咈人情故毀譽不一

知南安軍趙伯鉞去年七月方到任其人老成練達必無過舉南安小壘治辦有餘到官未久治行未聞

右二人近方到任假以歲月或有成效

知江州王寅年踰七十筋力弗彊事多廢忘子弟預政吏乘間作弊郡事不理

知袁州江自任前知建昌頗有政績今年老抱病治事接容用人扶掖郡事不無廢弛

右二人實年皆及七十難以治郡欲望朝廷照近降指揮特令自陳與宫觀差遣

薦衡州通判宗嗣良狀

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察官郡守或闕必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郡政頼以修舉所補不細臣等近遵聖旨考察一路郡守臧否具名聞奏去訖惟是通判攝行郡事

顯有勞效者臣等職在廉察其敢蔽而不言竊見通直
郎權通判衡州軍州事宗嗣良故觀文殿學士京城留
守澤之孫澤以忠義著聞而嗣良天資敏明濟以勤恪
自到官之初適值知州趙彥恂因言章放罷嗣良實權
州事衡為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暫權攝而懷苟且之
心決遣滯訟曉夕不懈蠲除苛斂務寬民力稽察欺隱
財賦自足首尾半年之間起發上供錢物應副官兵請
給並無違闕而不聞秋毫之擾安撫轉運兩司委嗣良

和糴米二萬餘石未嘗過糴而應期了辦其他處事多合人情一郡士民翕然稱之近已得守臣張緯到任交割訖緯嘗知南康軍嗣良為建昌知縣累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辦稱緯亦素知其能到郡之初賴以協濟兼詢訪得嗣良初任汀州長汀縣主簿郡守以廉吏薦嘗蒙中書省籍記姓名次任静江府靈川縣令亦為漕臣所薦今觀其人稟資强敏足以辦事存心忠厚不肯擾民如蒙朝廷付以劇任必有可觀欲望聖慈特賜

旌擢使之展盡其才亦為能吏之勸不勝幸甚

論備盜劄子

臣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郴州宜章縣界首交割本司職事自到任以來凡一路刑獄究濫禁繫淹延事在目前可以决遣者敢不盡心畢力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惟是事雖未形而慮不可不早者盜賊是也臣聞盜賊之端未有不起於微方其微則易以討捕及其多則難於翦撲今州縣之間所恃以制盜賊者土軍弓手耳

所謂土軍弓手往往名存實亡其初招塡也未必擇强壯之人其已應募也未必知教閱之事鄉閭之間小小盜竊猶有遷延歲月不盡獲者況於劇賊巨寇嘯聚山谷動以千百計而責土軍弓手以擒滅之效亦已難矣提刑素以督捕盜賊爲職近降指揮今後如有盜賊竊發稍甚去處提刑躬親起發前去措置收捕毋致滋長則督捕之責自此愈重然所督者不過于土軍弓手又不足恃以破賊以甚重之責而用不足恃之人緩急豈

不悮事臣自到本路刷具一路弓手見管二千六百五十人土軍見管二千四百二十九人總其大數不爲不多然散在九郡三十八縣其間又有連接溪峒去處如有緩急不可盡發兼照本路向來李金陳峒作過當時調發止是比近數縣弓手土軍人數不多又皆烏合未必可用故招募土豪義丁峒丁等人又不能制必待起發鄂州大軍然後擒滅則弓手土軍不足恃以破賊明甚臣竊見廣西提刑徐詡奏請乞撥本路摧鋒軍效用

等兵五百人隷提刑司及帥司選差不係將兵只令本將部轄亦隷提刑司督捕朝廷悉從其請併劄付廣東帥司遵守兼訪聞廣東提刑司當李金賴文政陳峒侵犯之時亦循例於諸州差撥禁軍各五十人十四州軍共七百人隨行督捕惟本路提刑司旣無舊例差撥禁軍兼前任提刑詹儀之於去年八月内奏請乞將帥司調發到將兵在軍前者權令提刑制其進退亦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謂廣西妖賊蓋不常有廣東本無盜乃湖

南之盜侵擾之唯本路郴州之宜章桂陽之臨武兩縣

莽山烏峒之間地險而民悍素為盜賊淵藪歲有小歉

則百十為羣出没剽掠大則千數侵犯州縣自建炎以

來有李冬至李壽有鄧莊有李鬼七有唐廣六有駱科

有曹雄有歐二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則有李金有陳峒

皆猖獗之甚者本路利害尤非二廣之比臣竊思其憂

不容隱嘿必待事至然後有請預計往復之程坐待可

否之命勢須兩月豈不有失事機臣今不敢如廣西提

刑司撥兵自隸但乞遇有盜賊警急非弓手土軍所能制禦者許令於潭邵全永武岡軍將兵内量行分撥五百人與弓手土軍併力討捕或乞如詹儀之請帥臣未親臨之間帥司調發將兵許令提刑制其進退如帥臣親出則專聽帥司節制庶幾盜賊易於擒滅不至猖獗重煩朝廷區處臣亦免虛負督捕之責所有廣西提刑徐詡及本路前提刑詹儀之奏劄除已備録申三省樞密院欲望睿斷特賜詳酌施行

論和戰疏

臣聞國之大事和與戰而已好媮者必曰和可安也而不知和不可久恃好進者必曰戰可勝也而不知戰不可輕舉是故人無一定之謀國無至當之策以和則苟安以戰則幸勝二者國之大事而漫浪如此宜其陛下宵衣旰食羣臣朝思夕惟而不置也且以前事言之若和可久安耶既盟之後自宜息兵偃革講信修睦為中外無疆之休雖卑辭厚幣有所不惜然而金亮之來侵

擾淮甸睥睨長江人心憂惶國勢危蹙幸而上天垂祐金亮中殞不然安危之機未可知也若戰可必勝耶王師所指自當長驅中原恢復土宇以舒祖宗在天之憤雖勞師費財在所不顧然而符離之役大臣不審事機諸將多違節制成師以出棄甲而來幸而敵勢自弱師徒亦潰不然成敗之勢亦未可知也戰也和也率漫浪而為之自非九廟之威靈兩宮之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寧有今日乎臣竊為今日之計當以戰為實務以

和為權宜和非誠和也必陰為可戰之備戰不徒戰也宜先為必勝之資戰固不可速亦不可緩以中原人心觀之太緩則恐失可乘之機以今日事勢言之欲速則未有必勝之道臣區區管見如此不得不為陛下盡言也臣在輩流中最蒙陛下親擢臣感慨發憤思有以報萬一伏自分閫荆南猇為重寄然事權則歸宣司兵馬則隸諸將雖有二千里方面之責實不得有為于其間臣聽理民事之餘亦不敢仰辜陛下使令之意唯是多

捐金帛密詗敵情凡能言敵人之虛實中原之向背與夫曩日出師之得失者莫不委曲誘之使言博采審聽頗得其要臣所謂以中原人心觀之戰不可緩者蓋女真本一小國并有契丹中原之地類多契丹中原之人契丹之人怨女真至骨則契丹非我敵矣而況中原赤子苦于苛政上下睽離日懷聖化至云朝廷豈不念我輩國家二百年之民而使之久陷至於此極也凡有此中間探往往相與隱蔽通情告之每恨王師之不出雖

前此出師失律干紀無所不至亦未嘗怨及朝廷唯僕

王師再舉人自為戰誓報仇讎言之及此人心可知矣

若不因中原愛戴之誠乘機制勝萬一草間豪傑崛起

恐不復為我有臣所謂戰不可緩者此也臣前所謂以

今日事勢言之戰不可速者蓋戰之所恃者將也將之

所恃者兵也將之能否三軍之存亡係焉兵之强弱一

國之利害係焉故將帥不可不擇而軍士不可不精也

今之所謂將者或拔於伍行而驟用或取其家世而因

任或以積日累月次第而遷或以片言一長偶合而得未聞有尺寸之效積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協衆論甚者懵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惟知刻剥軍人聚斂財賄内以供庖傳之費外以充苞苴之資凡可以久兵權便私計者無不為也尺籍伍符虛實相半老弱居其一俳優居其一輿隷胥吏居其一詭名冐籍者無所不有則是朝廷養兵萬人所可用者數千人而止耳至於軍籍刓缺往往掠市人而刺之非其本心唯去是計其間不

逞無賴之徒利于所得朝應募而夕逃適為主將者無以誰何姑任其去來而已治兵如此將何所用之他日豈不悞陛下大事臣所謂戰不可速者此也臣願陛下甘言厚禮外示和親選將厲兵內修武備凡自治之道汲汲而為之唯恐其不速出師之期徐徐而討之不嫌其少緩分遣二三大臣盡護諸將擇久經事任洞達兵機者付之閫外之寄綜核軍實無使老弱無用之人竄名其間將帥既擇軍士既精紀律既明教閱既熟度可用

而用之更宜密遣間諜諭中原之民以朝廷未嘗一日忘之之意攜貳其心分散其衆使內外相疑上下相咎許之城邑以堅其志察其好惡以順其心彼勢既睽我衆可用王師一舉固當所向無前譬之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自解若更如前日輕付之閫外之寄不謀而用之不知事機漫浪之人臣未見其可也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敵人有可勝之機而我未有必勝之理日月難得機會易失惟陛下亟圖之

乞選擇監司奏狀

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勾去以次更易富弼曰公是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韓琦當國用監司或非其人者崔公儒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夫監司者號為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姓

知所畏苟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遴選耶國初始置轉運使淳化中遣官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判官熙寧中置提點常平其後又有坑冶茶馬市舶俱號監司一路之間多至五六人使有風節才力者為之一二人足矣何以多為如其不然重為民害凡除一監司槩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幣萬緡迎送萬緡俸給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公庫酒者有之科買土産物者有之巡歷

之饋遺宴設吏卒之廝乞批支蓋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常費用不貲且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迨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愚見不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内最為浩穰向來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産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舶市職務至簡似

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於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並議所以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激濁揚清而守令稱職守令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而田里安業為治之要莫先於此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晋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定齋集卷三

宋 蔡戡 撰

奏議

乞禁止沿邊作過人劄子

臣聞昔晉羊祜與吳陸抗對境祜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計所侵送絹償之每獵江沔嘗止晉地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悅服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

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利且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夫鄰女爭桑吳楚為之交兵遂破兩邑蓋事有發於至微禍有成於至大者不可不察也國家雖以盟好為權宜以攻守為實務然必待可為之時可乘之幾一舉而成恢復之功自再議和以來垂二十年陛下每戒邊臣無生邊隙務以德信懷之彼雖多疑少信亦知悅服比年以來文禁漸弛法令稍寬沿邊惡少與夫亡命不逞之人十百為羣深入北界公肆

剽畧殺其人民奪其牛馬刼其貲財甚至執縛其官吏既為北軍追襲計窮勢迫又復南歸縱使移文對境官吏未必窮捕僅有獲者亦不過杖而遣之再歸故鄉别無他業見利必趨乘便必往視為常産不復寧為良民積習不已在彼不能無怨在我豈不虧大信而妨遠圖要當有以深懲而痛絶之臣前任京西漕臣日據隨州狀稱鄂州斷訖結集入北界賊人鄭成等回鄉宣言當來地分人不合捕捉必欲復讎又執兵器往來鼓唱欲

依舊作過使邊人不能安居臣尋會問鄂州元斷承鄂州報内再犯人二名決配十名隣州編管其餘鄭成等三十三人徒罪決放訖臣檢照紹興十三年指揮捕獲沿邊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之人每名賞錢一千貫有官人轉兩官犯人依軍法議者恐所獲人數稍多難以累賞已行減半蓋法嚴則人知畏賞重則人樂捕故無犯禁者乾道六年大理正胡仰申請私渡淮至中流或叛亡復還元居之所乞並減二等乾道七年再降指揮

私已渡淮能復歸元居之所亦比附叛亡還歸減等當
時不曾明言有私渡博易者有過淮行刼者分别輕重
指定刑名是致州郡將深入北界殺人縱火刼掠財物
執縛官吏之人亦引用復還元居之例從徒罪斷放官
司既見犯人已該輕典所立賞格亦不支給閭里之人
明知其然坐視不捕殊不知既在北界作過必為北軍
追襲其勢不得不復歸元居之所自不應用此援例況
持仗强盜贓滿五貫不分首從並當奏裁如犯殺人六

項即處以死刑竊盜雖微贓滿四十貫亦配本城今來結集徒黨深入北界兇惡盜因追襲而歸所斷之罪猶減於竊盜情重法輕莫此為甚遂使小人玩法而不畏長惡而不悛不惟有損國體亦恐别生邊釁故北界五州巡檢闗會東陽縣尉唐州同知闗會㤻忻巡檢究問刼盜之因臣已嘗具申三省樞密院乞將沿邊作過之人送所司根勘得實從條斷遣訖分配荆鄂屯駐軍外欲望睿旨檢會前奏詳酌施行仍乞行下勑令所參照

新舊賞格條法立爲中制分明指定使沿邊州郡常切遵守小人知所畏憚邊境得以清肅仰稱陛下兼愛南北之意取進止

乞移運襄陽府樁管米劄子

臣前任京西漕臣竊見襄陽據荊楚之會臨關陜之衝最爲重地今城壁堅兵甲利士馬衆以守則固然而諸司糴廩無一月之儲何以能久臣實憂之故每節省錢一萬五千貫欲爲糴本所積甚微勢須十數年間方有

成效然亦可見臣區區憂國之心臣今總計六路職在轉輸不於此時積粟實邊爲朝廷久遠計臣則有罪臣近準省劄備坐臣寮申請乞聚糧荊門以爲襄陽之備其意固善其說難行臣已别具奏聞外臣竊謂今日上策不過屯田以省餽運屯田之利又當遲以歲月不可旦暮取效其次莫若廣漕運縱未能多辦若得十萬斛亦可爲一年之儲今者見蒙朝廷行下和糴樁管米四十萬石臣乞於內且撥十萬石前去襄陽軍前令其樁

管所有水脚縻費錢每石約四百文計四萬貫臣不敢申乞朝廷科降唯是今歲蠲免廣西錢一十二萬四千餘貫係逐年經常之數欲乞睿旨特賜貼科若經常不至急闕臣當稽考姦獘節省用度廣行措置移運前去萬一有餘亦當收糴米斛湊發蓋一金以上並係朝廷錢物臣不敢非禮妄用陛下既不以臣為不肖付以六路財計伏望聖慈寬假而責成之展布四體以效涓埃之報惟陛下裁幸

乞免增糴二十萬石椿管米劄子

臣先準尚書省劄子同奉聖旨令本所糴椿管米三十萬石限歲終了足臣即時恭禀指揮就鄂州委官置場及照年例分委官於產米地頭措置收糴仍嚴切戒約不得科擾於民續據湖北路常徳府澧州江西路贛州吉州申各處旱傷最甚湖南路潭州衡州亦稱災傷乞免和糴臣照得數州正係產米去處逓年每處收糴不下三五萬石其常徳府潭衡澧州客旅興販米斛前來

鄂州糴場中糶在岸常有萬石今年諸處旱傷客販絶少近地間有得熟去處所產甚微僅足民間食用又緣水涸港汊絶流不通舟楫故鄂州江岸現到米斛比之常年十無一二近取辦目前以竊能名或稍措置臣亦不敢避事臣區區之愚欲望睿慈特賜蠲免前項增糴米二十萬石所有先降指揮和糴三十萬石容臣盡力措置據數收糴如蒙允從不惟小臣獲逃誅責民間不至艱食實被天地再生之賜冒犯天威死有餘罪惟陛

下財赦

論襄陽形勢劄子

臣竊惟襄陽據荆楚之會可以控扼上流捍蔽吳蜀臨究洛之衝可以長驅中原恢復關陜欲進取則利欲退守則固自古號為重地故楚莊王以此臨上雒霸諸侯漢世祖以此破尋邑復天下桓溫自此而入關柳元景自此而克陜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屈完對以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師乃盟而

還魏孝文以十萬衆圍樊城經月不下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云豈非形勝之地以戰則利以守則固自古所重歟宋文帝經營中原首謂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以江州之文武配雍州湘州之租賦給襄陽葢欲用之必先有以重之也晉永和初朝議欲以庾爰之代庾翼鎮襄陽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户口百萬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

哉蓋欲重之必先得人以為重也今有其地而不以為重重其地而不擇其人臣竊惜之蓋朝廷除授既重内地士大夫宦游又欲便鄉遠塞窮邊人所不樂往往付之資淺望輕非所當得之人故帥臣監司多不勝任以至吏部注擬有舉將恩例者必得内地老耄庸繆過犯之人不得已而就焉故州縣官吏多不稱職用人如此恐非所以重邊一旦有警責其趨事赴功仗節死義難矣臣愚欲望陛下遴選本路帥守監司仍詔吏部凡注

授沿邊職官縣令兵官廵尉銓量人材以畀能者庶幾

形勝之地得人以重緩急賴以爲重所補不細取進止

奏場務虧額狀

臣契勘淮西總領所餉軍十萬比之他所供億最繁全

仰建康務場入納應副支遣稍有不敷即見闕乏臣到

任將逐年收趁數目比照得每歲合趁額錢一千二百

萬貫文省淳熙八年分虧額最多計虧錢四百五十二

萬餘貫是時總領葉宏兩次申奏朝廷借撥到椿管錢

一百七十萬貫補助支遣僅免闕誤臣於七月十八日交割職事二十日到所計十年正月初四日至七月十九日終合趁額錢六百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貫三百三十三文却止收趁到錢四百三十七萬五百六十四貫一百九十三文比額計虧錢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九貫一百四十文見在錢數止可給十日支遣況目今已是入秋係自來入納稀少月分若將來至歲終以一全年計之所虧定不下淳熙八年之數臣

已具奏乞將行在務場優潤客人金會錢數寢罷或建康務場亦乞量行優潤外臣更竊講求利病多方措置招誘商旅收趁課額如是支遣粗足不致闕誤亦不敢紊煩朝廷臣私憂過計竊慮區區措畫未見目前之效而大軍支遣不可一日闕自此向冬河道淺澁舟楫不利商人入納愈見稀少不免控告朝廷乞賜應副若不預有奏陳深慮臨時難以申訴萬一乏用臣雖誅責不辭然有誤國事利害非輕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所

有三年截日比較增虧錢數粘連在前

乞依行在場務優潤狀

臣昨於陛辭之日嘗具奏陳以建康屯駐大軍支遣萬數浩瀚別無朝廷科降錢物全藉務場入納茶鹽等錢應副每歲立定額錢一千二百萬貫較之行在及鎮江兩務所趁歲額共止及此數其客人算請茶鹽鈔引自有立定錢銀會子分數猶有行在務場申明朝廷入納金子每兩優潤錢一貫文會子每貫優潤錢三十文商

賈惟利是趨所以盡赴行在務場算請致使建康入納稀少有妨支遣乞將行在務場見今入納金會住罷優潤並依已立定錢銀會子分數三務場一體入納庶無相傾之患又免暗失朝廷錢物委實兩便未嘗施行臣今到任照得建康務場自今年正月初四日至七月十九日終比額已虧下錢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九貫一百四十文臣尋行詢究虧額因依止縁行在務場金會優潤數多客人趨利多往算請是致建康務場

入納稀少虧算課額臣竊惟國家榷貨之入為養兵之資初無別於內外而商賈之往來聚散相為乘除錐刀之利衆所必爭而況優饒之多勢必競往故臣前者輒陳愚見乞除罷優潤一體入納至今未有處分竊慮議者以優潤之法行之已久一旦寢罷却致疑誤商賈於行在務場未便然而此法不革則建康入納之數決然不敷數年以來無歲不虧元額總餉之臣非不知此但商人為利所誘既不可禁其往又無以邀其來坐視虧耗日

甚一日况目今已是秋月自來入納稀少之際深恐向去愈見虧額妨闕支遣事繫重害臣輙不避煩凟之誅再干天聽伏望睿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詳酌施行或未可全然住罷且乞減半優潤庶使客人稍稍較計道路之費肯就建康入納如其不然即乞容建康務場略倣行在體例量行優潤招致商賈其所優潤之數仍乞朝廷許於係省錢内正項銷豁所貴入納漸敷不致有誤大軍支遣

論屯田劄子

臣聞守城以兵養兵以食有城而無兵與無城同有兵而無食與無兵同三者不可闕一今襄陽樁積米不過三萬石借貸侵移陳腐之餘所存不多緩急何以為備況總領所歲計支米十萬石自湖南諸州移運應副鄂州至襄陽泝流而上二千一百里灘淺水急非兩月不可到且有損失折欠之患水脚縻費蓋亦不貲臣謂與其仰給於餽運不若取之於土產與其責辦於民力不

若官自為之今荊襄間沃壤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
羊祜墾田八百頃即此地也故臣先言水利之當修次
言屯田之可廣況漢淮之俗淺種薄收殊不勞費一歲
之間用力不過三次春耕夏種秋收而已兵帥得人於
此留意每歲春時差撥官兵廣行耕種事竟即歸收穫
亦然及其登場以四分入官六分給耕種收穫之人無
官軍兵請給甚微得此望外之物云胡不喜將見不待
驅迫爭欲服田官兵既已樂為然後寓以教閱之法使

之角射藝之精者得往比其反也則復使之角射藝之不癈者再遣之且耕且教兵食俱足積以歲月可省湖南餽運之勞而邊備有餘矣襄陽見今屯田官兵五百人歲收穀麥幾三萬斛官取其半惜乎未廣也今既鑿木渠渠之左右無非良田以漸耕墾其利十倍伏望聖慈詳酌行下荆鄂都副統制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條具屯田事宜狀

臣等準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福州

觀察使建康諸軍都統制郭剛劄子奏六月三日準遞
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降下御筆朕聞屯田内有無贊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趙充國陳便宜十有二事其説曉
然久欲推而行之恐無其人闕而不講卿宿將虎臣通
於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田畝與夫人數器用之屬凡
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聞奏副朕意焉付臣謹已仰
體聖訓恭稟施行竊惟屯田之法因田致穀以便軍食
為利甚博陛下留神農務明問下及臣雖愚闇敢不罄

竭萬一惟是經始之初不無少費既定之後可與圖成以守則堅以戰則克實為經久無窮之利臣區區愚見條具陳奏八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總領與郭剛同共條具臣等恭稟前項聖旨措揮措置條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等契勘淮西州軍邊面濶遠若於沿淮處一槩措置屯田竊慮擾動邊民兼有不通水次去處難以轉輸惟是和州烏江含山歷陽縣無為軍巢縣廬江縣至東

闕焦湖一帶地瀕江湖可以通行舟楫昨來措置屯田之時軍旅方息人户少有歸業亦止根括到和州三縣及無為軍巢縣荒田共五百頃及廬州三十六圍開墾自廢罷之後州縣據憑人户契據識認其間不無侵耕歲月既久遂同已業若欲泛行根括竊慮州縣因而擾民今相度欲乞從朝廷劄下淮西帥漕司先次行下諸縣見人户請佃舊管屯田數目然後於瀕江臨湖一帶近裹州縣根括可以開耕無主荒田開具坐落地段四

至田畝數目供申朝廷候到降下以憑摽撥措置開耕仍令逐司嚴切約束州縣不得因而擾民

一今來創開荒閑田土全藉工力不比熟田用工省易須令人有餘力方可使之競勸臣等今相度欲每田一頃令四人分耕每人當二十五畝每六人為一甲於內差甲頭一名十甲為一保計六十人差使臣一員管押今且以五百頃為率合用二千三十三人每千人差將官一員部轄措置將司白直等一十五人共用二千六

十五人照得自乾道六年以後不曾差撥官兵前去沿
淮出戍今來所差屯田官欲且于和州防城一千人内
分撥前去候淮西帥漕司根括田段見得多少或有不
足人數即從都統制司照數貼差亦作防城名目將來
田土成熟耕墾省力有可減人數從宜施行
一合用耕牛農具寨屋種糧之屬若令淮西漕司應辦
不免行下州縣科擾百姓若令軍中自行辦集又緣建
康都統制司自廢罷回易之後止有逐月撥到酒息錢

按月支給諸軍統制統領將佐供給又有打造戰船教閲犒賞百色支用别無寛剩竊見淮西漕司所管錢物浩瀚欲乞朝廷指揮於淮西漕司見管錢內先撥十萬貫支付建康都統制司拘收據合用耕牛農具寨屋物料種子並依郭剛已奏請之數先且減半收買製造使用淮西漕司除根括田段之外其餘事件並無干預既免擾民事亦易集

一今來開墾之初所收子利未廣兼起荒勞苦合行優

潤臣等今相度欲將第一年所收物斛除存留種子外盡行給與力耕官兵第二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餘八分給與力耕官兵第三年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三分其餘七分給與力耕官兵第四年所收物斛除種子外以十分為率官收四分其餘六分給與力耕官兵已後年分並止以四六分收給庶幾官兵樂於勸耕不致廢墮

一部轄將官使臣合干人白直等人往來管幹亦合量

行支犒緣官中所收不多臣等今相度欲於力耕官兵所得分數內酌量取撥從都統制司照等第徑自均給候支散畢具數供申朝廷照會

一今來淮西漕司先撥到錢數及將來收成官中合拘收物斛臣等相度欲委都統制司收支候年終造賬開具奏聞

一如有條具未盡事件續具奏聞

論屯田利害狀

臣昨任京西漕臣親見荊襄之間沃野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戍兵全仰縣官請給微薄餽運艱險誠宜因其所利耕墾可實邊儲亦因以寓教閱之法今春召還嘗具劄子面奏特蒙玉音稱善近者伏準尚書劄子備奉聖旨令臣與都統郭剛同條具屯田事宜臣竊揣聖意豈非採芻蕘愚慮之一得不但可行於荊襄欲廣其策於彼邊之地乎況臣所領職實兼措置屯田因當竭智殫慮以裨萬一已與郭剛同條具奏聞外然臣有愚

見不敢隱嘿臣伏見漢淮事體大槩不同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彌望皆黄茅白葦既疏水渠溉田數千頃無民田間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衆雖有荒閑之田不免與民田接畛軍民雜種豈能無擾屯兵散處廬舍隅遠亦難鈐束此事體不同者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修好以來五六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闢見今可田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奪坐得良田故其

為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廣作四至包占在户歲月既久遂為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必大為邊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為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歸察其農事之勤惰閲其武藝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耕者饁者相望於道營寨不遠可以更休故於事為便今大軍屯駐建康淮西與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絶江

而北人所創見委之偏裨未必盡力况事當一一咨稟主帥而後行遥度於數百里之外非身履目擊之豈能盡合事宜其於農事武藝亦不能盡察戍兵往來動是旬日營寨相遠必家屬偕行此事體不同三也自修好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諸州防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為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於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啓釁隙要當以漸於近裏州郡為之

此事體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荆襄則易行之淮右則難然則屯田决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耳臣聞善立事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夫興大衆開屯田於和好既定之後不無駭聽而不安者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間多是熟田見係人户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舊數自來歲措置開耕規模既成以漸增廣令和州防城者千人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

刷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併遣之則不至張皇矣所謂悉煩擾者凡州縣之間興一役辦一事無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於百姓官吏並緣為姦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縻費減尅所餘無幾往往白著今也買耕牛造農具蓋寨屋一切委之漕司漕司靳費勢必科擾未見屯田之利已為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要使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

地利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識慮闇淺計策迂緩不敢避雷霆之誅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燭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薦諸軍統制官狀

臣六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佐校可為將帥者臣頃任京西漕臣前任淮西總領今任上件差遣每因職事與諸軍統制統領相見察其人物叩其議論或因集射以觀其藝

能又詢其律已治軍之詳頗得一二久欲具錄奏聞反覆思維不敢越職犯分仰干天誅今既遵奉聖旨輒舉所知以應明詔謹察得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武經大夫李思考蚤服戎行備諳軍務老成詳練處事和平治軍嚴而不苛為人通而有守向者於衆論郭剛每稱其人可任將帥嘗與臣言欲舉為代難以自陳臣亦不敢越職論薦侍衛馬軍後軍統制敦武郎吉肇生長軍中自行伍間積日累勞以至偏裨習知軍戎之情甚

得士卒之譽為人精明處事不苟使之管軍必能簡練訓齊以稱厥職

論守邊劄子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聖謨神略掃除僭亂平定四方北國西番不敢犯塞雖非後世所能管窺蠡測然而制置邊事最為得宜駕馭諸將最為得體載在方册班班可考其大要則遴選名將猛士以守二邊假以事權優以餼廩久其任責其效當是時郭進控西山何繼筠領棣

州前後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董遵誨屯通遠十四年賀守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王彦昇在原州皆十餘年不易其任一郡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又縱其回圖貿易以佐軍費許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得從便宜只帶沿邊廵檢之名不立行營部置之號有邊功者厚加錫賚位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邺有餘財得以養死力使為間諜二敵動息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

伏檣擊所向皆捷二十年中邊塞肅清兵力强盛武功
蓋世近古未有伏自國家罷兵講和以來縁邊守臣非
書生文法吏則右選子弟不二年而易之國家閒暇之
時使之撫摩凋瘵安集流亡或其所長責以禦侮折衝
安邊固圉則不勝任矣往往來者僥倖無事以苟延歲
月寇至則倉皇奔竄以逃一旦之命閒有忠義之士不
過一死而已於國家何補哉臣愚欲望陛下仰遵藝祖
皇帝故事行下總領都統制司薦曉文墨識義理可以

親民統制統領分守本地界極邊州郡賜對便殿察其能否然後除授諭以久任無苟且一時之計使量帶本軍人馬隨行仍許召募勇敢以益軍伍經理財賦以備犒勞又擇通判為之佐少寬文禁厚給廪禄無事之時責之儲芻粟繕甲兵修城壁明斥堠以為有事之備出則擊寇入則自保緩急之際不待調發而兵四集可以互相應援以戰以守必能成功惟陛下財幸